



## 长沙策

## 情迷黄兴南路步行街

“步行街”这个名词儿,我一听就觉得浑身起劲儿。我第一次逛步行街是在沈阳,后来又相继逛了广州北京路步行街、香港铜锣湾步行街、上海南京路步行街……当然,我最爱逛的还是家门口的黄兴南路步行街。其中原因很简单——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呢?

当年还在广州工作的我,一听到长沙要修建步行街,我立马就想到了黄兴南路。可不是吗,舍它其谁?果不其然,这段北起司门口、南至南门口的黄兴南路最终破茧成蝶、美丽转身。不过,其中有惊喜亦有叹惜。此话怎讲?因为修建步行街,那些黄兴南路的老字号——德国、国风、李合盛……皆不得不别离黄兴南路。

行走于黄兴南路步行街,大家感到一种亲切,一种无

虑的生活,悠然自得地使人暂时忘了人世间的烦恼。游人如织的步行街的那些“老长沙”雕塑——打陀螺、乘凉、炸臭豆腐……就陈列在你的眼前,给你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,它们不由分说地将你拉回到了往昔的岁月。立了一会儿,这一刹那的安逸,就是逛步行街而得到的美好享受。

人群中那些皮肤白嫩、穿着超短裙、脚趾涂着红色指甲油的长沙姑娘们,用清脆的笑声、明眸皓齿、淡雅的清香装点着黄兴南路步行街。“黄兴南路步行街老地方见。”这是一些长沙市民的“接头暗号”。这里说的老地方指的是步行街黄兴铜像的周围。碰了头、见了面的男女们,笑嘻嘻地牵着手,一起走,一直走到南门口。他们不知在这里度过

了多少诗意、甜蜜的光阴。人们悠闲地走着,而从那些形形色色的小吃店荡漾而出的臭豆腐、刮凉粉、烤羊肉串等等美食的香气,肆意地钻入你的鼻孔儿。此时,你不妨暂时停下脚步,捧碗大啜,别有风味,回味无穷,浑身通泰。

如今,那条贯穿城南城北的地铁一号线使得逛黄兴南路步行街,变得更加方便呢。闲来无事之时,独个儿又或是邀上三五好友逛逛步行街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儿。好,就聊到这里吧。书房外的老婆又在催促我陪她去逛黄兴南路步行街了。心似明镜的我,当然晓得老婆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不过俗话说: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更何况,我对黄兴南路步行街那是充满着浓浓的情意呢! ■黄显耀

## 非常道

## 马克·吐温的“建议”

美国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因为《跳蛙》的出版而名利双收,结果吸引了很多不愿意辛勤劳动的年轻人也投入到写作当中。相比之下,写作毕竟还算是一个省力的活儿。

罗杰尔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真的没有写作的天分,连最基本的句子都写不通顺,不过他却一直自信满满,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。在遭遇一次次的退稿之后,罗杰尔认为这是因为别人不够水平理解他的作品,他就带上作品和出版社的退稿意见找到马克·吐温说:“我听说鱼的营养非常丰富,吃鱼一定有益于大脑,所以我天天都吃鱼,希望能够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大作家,我想问的是,您吃过多少鱼?您看看我的作品,您觉得我应该吃多少鱼才行呢?”

马克·吐温哭笑不得,但面对这个自负而无知的年轻人,怎么说才能在不让他反感的基础上劝他放弃写作呢?马克·吐温想了想:

“照你的稿子看,我建议你至少要吃够两条鲸鱼,不过在没有吃够两条鲸鱼之前,你最好别写作,因为写了也是白写,而且还会浪费你很多精力和时间,只要吃够了两条鲸鱼,你自然就能写出和我一样好的文章来了。”

罗杰尔听后算了又算,觉得自己就算是几辈子也吃不掉两条鲸鱼,就放弃了写作,安心做别的工作去了。

马克·吐温并没有否定罗杰尔的错误论调,而是根据罗杰尔的论调做出“合理推算”,并用这个推算结果让罗杰尔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如果马克·吐温也和别人一样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不要在写作上浪费时间,恐怕不仅起不到劝说作用,甚至还可能会被罗杰尔指责成“看不懂他的作品”。不得不说,马克·吐温的建议是非常智慧而巧妙的。

■李克军

## 讲故事

## 母亲的开学饭

在我的印象里,每当我开学报名的那一天,是我们全家人最忙碌的日子。父亲要帮我从家里扛课桌到教室里,背大米到学校食堂搭餐、到班主任手上交学费、到商店买学习用品,忙得晕头转向,而母亲则天不亮就起来忙着烧水杀鸡,准备丰盛的午饭。家里养的鸡,不到逢年过节是舍不得杀一只吃的。可母亲说开学是大事,我读书是我们家大事中的大事。等我和父亲忙完回到家时,桌子上便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了,土鸡、猪蹄、辣椒炒肉等好吃的摆满了一桌子。母亲说这是开学饭,是专门为我准备的,

还说吃了这顿开学饭,开开心心地上学,考个好成绩,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。

我家的开学饭一直伴着我长大,直到我大学毕业。如今,我住在城里,生活过得不错。母亲常常笑着说,这些都是因为每学期给我准备了开学饭的缘故。我虽然觉得母亲的话没一点道理,但她这样说,我也不反驳,还时常依她的话接着说:真的呢,若不是您的开学饭,哪会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呀。这时的母亲,就会哈哈大笑,满足地笑出声来。

如今,虽然知道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,但每到开学,我

也会给我的孩子做一桌丰富的开学饭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给她们讲学习的重要性,老公当然也不遗余力地开始讲人生道理,鼓励她们认真学习。而两个宝贝坐在桌上,像儿时的我一样漫不经心地听着。偶尔,她们也会说上一句:“别唠叨了行不行,老是提这个话题,烦不烦?”我和老公面面相觑,不再吭声。

我也是直到做了母亲,才明白父母对子女的殷切希望,是饱含在这朴实的一蔬一饭里。我想,不用我多说,多年后的她们,也会明白,那些开学饭里面深藏的真实情意。 ■刘希

## 趣生活

## 老师的口头禅

多数老师,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,多数总会有那么一两句口头禅。在我的记忆里,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中学班主任陈老师的口头禅——有啥大不了的!

陈老师是教数学的,每次解题完,总会附带这么一句:有啥大不了的!陈老师说,不管再难的题目,总有它的解题思路,一旦找对了思路,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所以,对于那些难题,实在没必要畏之如虎,反而应该去积极寻找突破的方法,一举攻破。

久而久之,陈老师在学生中,也获得了一个封号“牛皮王”。这个封号,完全没有贬义的意思,而是带着一种亲切感,还有学生对他的钦佩。而在陈老师的带领下,我们

班的成绩一直牢牢占据着年级的头把交椅。特别是数学成绩,更是遥遥领先。

初三那年,因为发挥失常,我没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。得知成绩后,我很是失落。陈老师闻讯赶来,第一句话就是,有啥大不了的!在他的鼓励下,我决定继续在本校读高中。所幸的是,陈老师也和我一起,进入了高中部任教。高中三年,他又是我的班主任。在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下,我最后终于圆了大学梦。

如今,每年的教师节,我们都会去看看陈老师,听听那句熟悉的口头禅,心里就充满了动力。我想,他教会我们的,不只是知识,还有举重若轻的生活态度。 ■郭华悦

## 财看见

## 一盏煤油灯成就一位干洗大王

他出生于巴黎一个贫民家庭。他总是省吃俭用地将辛苦赚来的钱攒起来,养活自己贫困的家。直到遇上一个突发事件,加上自身的努力,终于研制出干洗剂,从而开了属于自己,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干洗店。他就是乔利·贝朗。

乔利·贝朗13岁就独自外出打工。由于年纪太小,没有哪个工厂愿意聘用他。流浪几年之后,他找到一个贵族家庭,在他的苦苦哀求下,贵夫人让他在厨房里当了一名小杂工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拖地、扫厕所等,几乎包揽了全部脏活累活。他一天至少要干

12个小时,而所得的工资不多,但他仍然感到很满足。

有一天半夜,乔利·贝朗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原来贵夫人第二天一早要去赴一个约会,要乔利·贝朗立即将她的衣服熨一下。因为干活干累了实在是太困了,他不小心将桌上的煤油灯打翻了,灯里的油滴在了贵夫人的衣服上。乔利被吓坏了,贵夫人坚决要求乔利·贝朗赔偿,要给她白打一年工。乔利·贝朗沮丧极了,无奈他只好答应给贵夫人白打一年工作为赔偿,乔利·贝朗也得到了那件衣服,他将那件衣服挂在自己的窗前以警示自己别再

犯错。过了几天,他突然发现那件衣服被煤油浸过的地方不但没脏,反而将原有的污渍消除了。乔利·贝朗推测可能是煤油灯的烟里有什么成分能够清除油渍。于是他每天晚上躲在狭小的阁楼里研究,做实验,同时在煤油里加了一些其他的化学原料,经过反复试验,终于研制出了干洗剂。一年后,乔利·贝朗离开了贵夫人家,自己开了一间干洗店。世界上第一家干洗店就这样诞生了。经过乔利·贝朗的精心经营,干洗店生意十分红火,几年间他就成为了世界瞩目的干洗大王。

■李云贵

## 塔克拉玛干的月亮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的那些贫穷孤苦的岁月里,我最多的财富是热烈的阳光和清洁的月光,而最令我赏心悦目的财富当属挥洒那无限清辉的月亮。

望着月亮,望着月光下美丽似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,我常常感到一种奢侈。身临美妙的月夜,真有点舍不得一人独享。是的,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月亮仿佛有一种魔力,望着她,总会产生一种丢了魂的感觉。为什么会这样?为谁而丢魂?这些奥秘连我自己也弄不清

楚。人生弄不清楚的事太多了。常常,塔克拉玛干的月亮在世界都睡着了的时刻,凄美地走过辽阔无边而又寂寥无声的大沙漠,一如凄美的嫦娥身边,夜夜只有桂树与玉兔相伴。

望着那远在苍穹,却又仿佛举手可摘的又大又圆的清洁的月亮,我想,只要是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人们,就没有一个是真正贫穷的,真正贫穷的人是那种穷得连如此清亮的月亮都不曾拥有的人。 ■黄山